

平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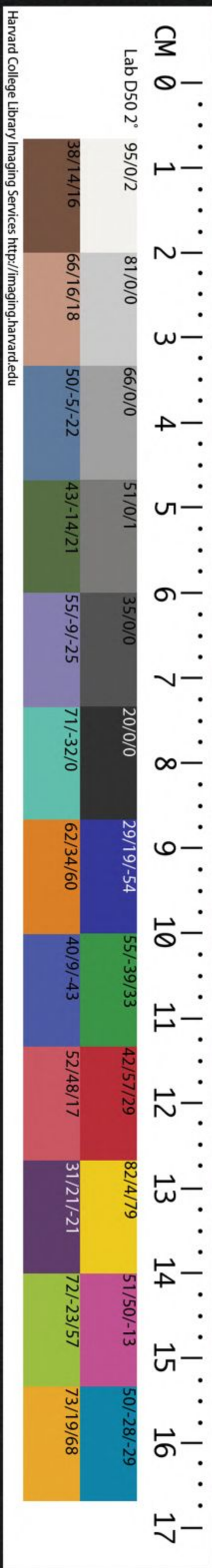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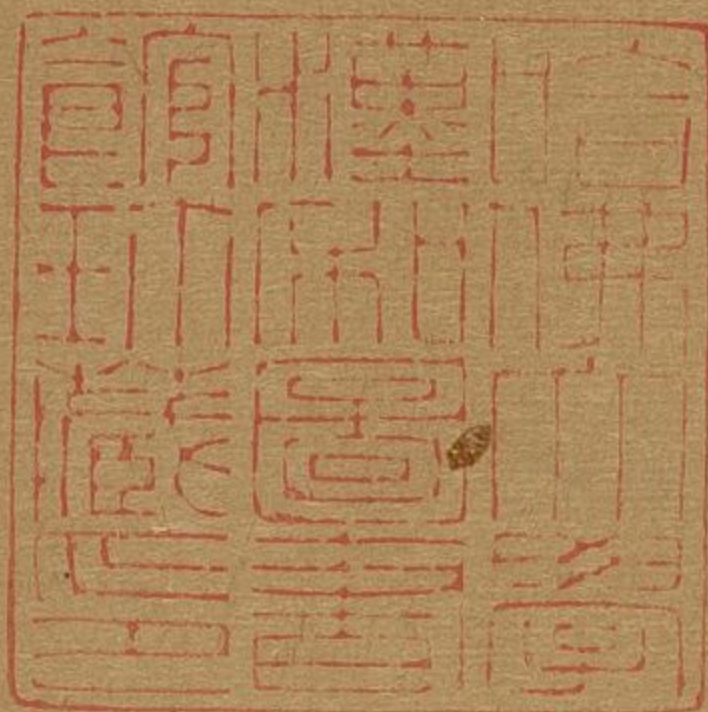
卷十九之二十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109

T 2455/21



晉書卷一十九

志第九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燧人鑽火

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
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項依神唐虞稽
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
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聞太叔以
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
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
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曠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
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
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

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
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傳樂
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
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
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
世屬雕墻時逢糝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
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摺紳爲
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
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

攜緇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
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
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
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
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
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
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
替桓溫居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矐斯文增暉執事主
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
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顛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

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
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
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
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
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
命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
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
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
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
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

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况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

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

於天下不宜繁多顛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
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
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
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
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
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
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
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
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
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

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
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
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大尉事
以特牛祠受禪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
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
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
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

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
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
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
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
園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
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
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
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

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
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
以時供饗神祗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
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
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
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
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
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
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
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

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不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

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司空風伯

晉書卷二十九 禮志 七
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
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
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
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
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
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
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
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
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
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
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
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郊
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及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
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旣殯郊
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齊之
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
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
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

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諡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旣郊日月又不於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

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
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按
此詔帝復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
帝卽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
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
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
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
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
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
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
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
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
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
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
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
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
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

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脩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按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傳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駿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

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此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
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
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
故宜讀夏令奏可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于叅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
帝籍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
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
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
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
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
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
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
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
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
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籍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躬祠先農
不賀循答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
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
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
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漢儀縣邑常以

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兩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未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籍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窋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十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脩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叅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

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騮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投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

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所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寃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

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祭議稷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

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

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

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繼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劔入侍三臺太史以上皆各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中備周而復始亦伐鼓

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因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

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爲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禘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

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末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

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
秋祭禘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
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
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
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書禋
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
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
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
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
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
宗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
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太厲戶竈
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禘毛詩絲衣篇高子曰
靈星之戶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
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禘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
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
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
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禘壇百姓祠其

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禋祭赤幘木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廋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
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
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

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令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

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脩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

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

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爲按虞書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

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茨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

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
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
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
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
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
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
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
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
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
谷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
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廢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
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諡曰文王武帝
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
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
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
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
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

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

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陷當改脩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論武後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

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卽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

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旣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

以同惠帝祠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太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八常馮懷表續大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

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密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祫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祫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

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未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祧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

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亦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鮌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

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

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大世之止須前世旣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帝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

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
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
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
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
崇而脩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
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
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
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
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
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

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
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
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
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
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
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
農徐廣議曰府君當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
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
饗未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
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

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巳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
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巳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丞祠中書侍郎范
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
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
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
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
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
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
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犖虞以
爲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幽隱
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
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
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諡策於南郊自是

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
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
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汗
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
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
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
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
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

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
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
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
是後高貴常道拔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
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旣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
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
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晉書卷一十九終

晉書卷二十

禮志第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
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

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旣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

天胡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乎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間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橐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又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

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憂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未無逮及欲瞻

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經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旣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旣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秦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輶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旣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

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
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
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
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旣葬
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
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
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
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未事
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廼所以重傷至心
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

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廼許文明皇后
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
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
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
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
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
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
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

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

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謚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擊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叅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

越暮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暮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
卽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
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
言矣處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
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
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
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
中
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
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
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
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暮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
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旣
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
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
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
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之喪始同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

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旣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禮詩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

謂天子絕基唯有二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王其理一

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
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
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
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
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
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鑿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
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
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
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二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
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

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
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
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
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
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
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
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
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

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

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

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
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
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
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
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
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
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
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
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
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

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
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
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
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
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碁父卒三年此以至親
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
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
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
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妻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

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卽吉於未央薄
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
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
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
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
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旣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
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
匍匐殯宮大行旣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
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
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

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
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
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
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
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
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
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
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
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武帝楊悼
皇后旣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卽位中詔述

晉書卷三十一 禮志 十一
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爲追制服或以庶母慈
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
衆議不同閻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
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
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
暮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
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
禮應在總服詔欲降菴彰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
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
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
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
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
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
於本親謂應服齊衰菴於是帝制菴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
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
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

禮志 卷二十一
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未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叅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爲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

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尊而爲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碁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爲綬囊以布爲劔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劔綬摯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劔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旣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薑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

禮葬有橐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誥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

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
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
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
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
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
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
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已
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
於王爲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疎尊卑爲降詔
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
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
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
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
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
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
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
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
按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
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

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璘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

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叅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

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頽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叅詳謂宜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未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禮王爲三公六卿禘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經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

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
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况餘事冬至唯
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
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
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
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
猶謁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
公作樂爲屠蒯所譏如遠所答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
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
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
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
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秦始皇十
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
舉哀三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
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
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爲周禮作樂於刑厝
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
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

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顛以今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如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碁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虞摯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碁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旣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人則絰出則否所謂吊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

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禪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奉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旣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又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
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
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
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
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
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
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
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
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
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末
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
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
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
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
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
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
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
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

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苾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父喪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冲許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暮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

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于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况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暉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隆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

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思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

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旣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旣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况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

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恣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况於恣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叛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旣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

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
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
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
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
於二子之心曾無愆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
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
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
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
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
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

以爲設今有人於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
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
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
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
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
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
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
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
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
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

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草下太常報林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苾與前妻終始未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苾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于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苾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

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卽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

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祿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

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於

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爨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爨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爨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

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羨
司徒臨穎公組驃騎將軍卽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
顓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
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
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
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
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
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
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
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

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
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
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
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
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
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
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
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
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
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叅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

吉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爲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

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爲詵

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旣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禘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犢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詵

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三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諡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諡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弈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諡羣下未有同者故郭

弁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諡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諡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祭武茂劉訥並云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周諡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諡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弁諡景不相當耳宜諡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諡尚書奏以欣之

爲然詔可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爲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爲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沒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爲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爲夫人若

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諡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春秋婦人有諡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諡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如琅琊武王諸葛如太傅東海王裴如並無諡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諡禮壞故耳聲子爲諡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諡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諡耳太尉荀顛上諡法云若

賜諡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卽冢祭賜諡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懼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旣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

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晉書卷二十終

晉書卷二十一

禮志第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

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

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

拜跪置壁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壁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壁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

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

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

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壁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讀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

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
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日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
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
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
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
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
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
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

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
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爲之怛然
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
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
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
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
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
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
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扎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

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
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
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
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
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
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
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
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
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
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
制矣

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
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踏梁父
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
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
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
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

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
它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
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于聖躬所以參成
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
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
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
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
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
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
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

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
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
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
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
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
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
侍中尚書常待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
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
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
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

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颯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

之弈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

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權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脩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權等又

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它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于中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

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
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簿而僭
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諡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
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
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
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
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
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
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
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

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
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
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
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
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
昊天罔極寧常忍父卑賤不以微號顯之豈不以子無
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
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

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
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
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
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
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爲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
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
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
春秋特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
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
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

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
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
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
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
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
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
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
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
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
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道

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
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
並不開墓位更爲瑩域制度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
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
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
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
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

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
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
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
未及啓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
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
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壺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
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
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
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

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勣表稱疾病積

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勣云勣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繫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繫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

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

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暮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生牲以爲薦麋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

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塲故其地因名鬪塲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卽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顛

等所定新禮遺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

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

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卽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纁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旣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叅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

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則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晉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旄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旂

而今猶復設之邪旣不設五牛旂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

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質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

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憚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

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
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
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
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
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
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
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典章禮今使
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
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
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
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
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
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
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
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
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
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

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二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

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

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斑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射養三老五更于辟

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

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
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
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
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
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袂除
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
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主倫篡位三日會
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
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
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
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
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卷五十一
禮志
三五

晉書卷二十一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visible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